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治道

廟堂之上，以養正氣為先；海宇之內，以養元氣為本。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，則正氣培矣；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，則元氣固矣。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。六合之內，有一事一物相凌奪假借，而不各居其正位，不成清世界；有匹夫匹婦冤抑憤懣，而不得其分願，不成平世界。

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個實用。實用者，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。凡一切不急之物，供耳目之玩好，皆非實用也，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。悲夫！是故明君治天下，必先盡革靡文，而嚴誅淫巧。

當事者若執一簿書，尋故事，循弊規，只用積年書手也得。

興利無太急，要左視右盼；革弊無太驟，要長慮卻顧。

苟可以柔道理，不必悻直也；苟可以無為理，不必多事也。

經濟之士，一居言官便一建白，此是上等人，去緘默保位者遠，只是治不古。若非前人議論不精，乃今人推行不力。試稽舊讀，今日我所言，昔人曾道否？若只一篇文章了事，雖牘如山，只為紙筆作孽障，架閣上添鼠食耳。夫士君子建白，豈欲文章奕世哉？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。今詔令刊布遍中外，而民間疾苦自若，當求其故。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。綜核不力，罪將誰歸？為政之道，以不擾為安，以不取為與，以不害為利，以行所無事為興廢起敝。

從政自有個大體。大體既立，則小節雖抵〔牛吾〕，當別作張弛，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，不可便改弦易轍。譬如待民貴有恩，此大體也，即有頑暴不化者，重刑之，而待民之大體不變。待士有禮，此大體也，即有淫肆不檢者，嚴治之，而待士之大體不變。彼始之寬也，既養士民之惡，終之猛也，概及士民之善，非政也，不立大體故也。

為政先以扶持世教為主。在上者一舉措間，而世教之隆污、風俗之美惡繫焉。若不管大體何如，而執一時之偏見，雖一事未為不得，而風化所傷甚大，是謂亂常之政。先王慎之。

人情之所易忽，莫如漸；天下之大可畏，莫如漸。漸之始也，雖君子不以為意。有謂其當防者，雖君子亦以為迂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，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，其所由來者漸也。

周、鄭交質，若出於驟然，天子雖孱懦甚，亦必有恚心，諸侯雖豪橫極，豈敢生此念？迨積漸所成，其流不覺，至是故步視千里為遠，前步視後步為近。千里者，步步之積也。是以驟者舉世所驚，漸者聖人獨懼。明以燭之，堅以守之，毫髮不以假借，此慎漸之道也。

君子之於風俗也，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，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。是故漆器不至金玉，而刻鏤之不止；黼黻不至庶人，錦繡被牆屋不止。民貧盜起不顧也，嚴刑峻法莫禁也。是故君子謹其事端，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。

著令甲者，凡以示天下萬世，最不可草率，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；最不可含糊，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；最不可疏漏，疏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，而行者得以專輒。

築基樹臬者，千年之計也；改弦易轍者，百年之計也；興廢補敝者，□年之計也；壘白黜青者，一時之計也。因仍苟且，勢必積衰。助波覆傾，反以裕蠱。先天下之憂者，可以審矣。

氣運怕盈，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。既盈之勢，便當使之損。是故不測之禍，一朝之忿，非目前之積也，成於勢盈。勢盈者，不可不自損。捧盈卮者，徐行不如少挹。

微者正之，甚者從之。從微則甚，正甚愈甚，天地萬物、氣化人事，莫不皆然。是故正微從甚，皆所以禁之也。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。

聖人治天下，常今天下之人精神奮發，意念斂束。奮發則萬民無棄業，而兵食足，義氣充，平居可以勤國，有事可以捐軀。斂束則萬民無邪行，而身家重名檢修。世治則禮法易行，國衰則奸盜不起。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。臣民而怠惰放肆，明主之憂也。

能使天下之人者，惟神、惟德、惟惠、惟威。神則無言無為，而妙應如響。德則共尊共親，而歸附自同。惠則民利其利，威則民畏其法。非是則動眾無術矣。

只有不容己之真心，自有不可易之良法。其處之未必當者，必其思之不精者也。其思之不精者，必其心之不切者也。故有純王之心，方有純王之政。

《關雎》是個和平之心，《麟趾》是個仁厚之德。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，則仁民愛物，天下各得其所。不然，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，豈但無益，且以病民。

民胞物與子厚，胸中合下有這段著痛著癢，心方說出此等語。不然，只是做戲的一般，雖是學哭學笑，有甚悲喜？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。二帝三王親親、仁民、愛物，不是向人學得來，亦不是見得道理當如此。曰親、曰仁、曰愛，看是何等心腸，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殷濃，至誠惻怛，譬之慈母愛子，由不得自家。所以有許多生息愛養之政。悲夫！可為痛哭也已。

為人上者，只是使所治之民個個要聊生，人人要安分，物物要得所，事事要協宜。這是本然職分。遂了這個心，才得暢然一霎歡，安然一覺睡。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，此心如何放得下？何者？為一郡邑長，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；為一國君，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；為天下主，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。

無以答其望，何以稱此職？何以居此位？夙夜汲汲圖，惟之不暇，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，身家妻子之謀，一不遂心，而淫怒是逞耶？夫付之以生民之寄，寧為盈一己之欲哉？試一反思，便當愧汗。

王法上承天道，下顧人情，要個大中正，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。行法者，要個大公無我，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，則是天也。君臣以天行法，而後下民以天相安。

人情天下古今所同，聖人懼其肆，特為之立中以防之，故民易從。有亂道者從而矯之，為天下古今所難為之事，以為名高，無識者相與駭異之，崇獎之，以率天下，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，皆道之賊也。故立法不可太激，制禮不可太嚴，責人不可太盡，然後可以同歸於道。不然，是驅之使畔也。

振玩興廢，用重典；懲奸止亂，用重典；齊眾摧強，用重典。

民情有五，皆生於便。見利則趨，見色則愛，見飲食則貪，見安逸則就，見愚弱則欺，皆便於己故也。惟便，則術不期工而自工；惟便，則奸不期多而自多。君子固知其難禁也，而德以柔之，教以偷之，禮以禁之，法以懲之，終日與便為敵，而競不能衰止。禁其所便，與強其所不便，其難一也。故聖人治民如治水，不能使不就下，能分之使不泛溢而已。堤之使不決，雖堯舜不能。

堯舜無不弊之法，而恃有不弊之身，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，如此而已。今也不然，法有九利，不能必其無一害；法有始利，不能必其不終弊。嫉才妒能之人，倚身利口之士，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。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，從而附和之。不曰天下本無事，安常襲故何妨，則曰時勢本難為，好動喜事何益。至大壞極弊，瓦解土崩，而後付之天命焉。嗚呼！

國家養士何為哉？士君子委質何為哉？儒者以宇宙為分內何為哉？

官多設而數易，事多議而屢更，生民之殃未知所極。古人慎擇人而久任，慎立政而久行。一年如是，百千年亦如是。不易代不改政，不弊事不更法。故百官法守一，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；百姓耳目一，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。日漸月漬，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，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。譬之寒暑不易，而興作者歲歲有持循焉；道路不易，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。何其定靜！何

其經常！何其相安！何其易行！何其省勞費！

或曰：「法久而弊奈何？」曰：「尋立法之本意，而救偏補弊耳。善醫者，去其疾不易五臟，攻本勝不及四鄰；善補者，縫其破不剪餘完，澆其垢不改故制。

聖明之世，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。末世，情勝則奪法，法勝則奪禮。

湯武之誥誓，堯舜之所悲，桀紂之所笑也。是豈不示信於民，而白己之心乎？堯舜曰：何待嘵嘵爾！示民民不忍不從。桀、紂曰：何待嘵嘵爾！示民民不敢不從。觀《書》之誥誓，而知王道之衰矣。世道至湯武，其勢必桀紂，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。是故維持世道者，不可不慮其流。

聖人能用天下，而後天下樂為之用。聖人以心用，天下以形用。心用者，無用者也。眾用之所恃，以為用者也。若與天下競智勇、角聰明，則窮矣。

後世無人才，病本只是學政不修。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，才振舉這個題目，便笑倒人。官之無良，國家不受其福，蒼生且被其禍。不知當何如處？

聖人感人心於患難處更驗。蓋聖人平日仁漸義摩，深思厚澤，入於人心者化矣。及臨難處倉卒之際，何暇思圖，拿出見成的念頭來，便足以捐軀赴義。非曰我以此成名也，我以此報君也。彼固亦不自知其何為，而迫切至此也。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。其次易感而終難。其次厚賞以激其感。噫！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，交孚之志解矣。嗟夫！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？

聖人在上，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，而無陵奪假借之患，夫是之謂各安其分，而天地位焉；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，而無抑鬱強之態，夫是之謂各得其願，而萬物育焉。

民情既溢，裁之為難。裁溢如割駢拇贅疣，人甚不堪。故裁之也欲令民堪，有漸而已矣。安靜而不震激，此裁溢之道也。

故聖王在上，慎所以溢之者，不生民情。禮義以馴之，法制以防之，不使潛滋暴決，此慎溢之道也。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，天下治亂恒必由之。

創業之君，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，為一切雷厲風行之法。

故今行如流，民應如響。承平日久，法度疏闊，人心散而不收，惰而不振，頑而不爽。譬如熟睡之人，百呼若響；欠倦之身，兩足如跛，惟是盜賊所迫，水火所迫，或可猛醒而急奔。是以詔今廢格，政事頹靡，條上者紛紛，中傷者累累，而聽之者若罔聞知，徒多書發之勞，紙墨之費耳。即殺其尤者一人，以號召之，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。而迂腐之儒，猶曰宜崇長厚，勿為激切。嗟夫！養天下之禍，甚天下之弊者，必是人也。故物垢則澆，甚則改為；室傾則支，甚則改作。中興之君，綜核名實，整頓紀綱，當與創業等而後可。

先王為政，全在人心上用工夫。其體人心，在我心上用工夫。何者？同然之故也。故先王體人於我，而民心得，天下治。

天下之思，莫大於「苟可以」而止。養頹靡不復振之習，成亟重不可反之勢，皆「苟可以」三字為之也。是以聖人之治身也，勤勵不息；其治民也，鼓舞不倦。不以無事廢常規，不以無害忽小失。非多事，非好勞也，誠知夫天下之事，庸未之憂者尚多；或然之悔懷，太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；憂兢慎始之圖者，不免怠終之患故耳。

天下之禍，成於怠忽者居其半，成於激迫者居其半。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，弭思於既著。夫是之謂知微知彰。知微者不動聲色，要在能察幾；知彰者不激怒濤，要在能審勢。嗚呼！非聖人之智，其誰與於此？

精神爽奮，則百廢俱興；肢體怠弛，則百興俱廢。聖人之治天下，鼓舞人心，振作士氣，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，不欲如久旱之午苗。

而今不要掀揭天地、驚駭世俗，也須拆洗乾坤、一新光景。

無治人，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；有治人，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。故有文武之政，須待文武之君臣。不然，青萍結綠，非不良劍也；烏號繁弱，非不良弓矢也，用之非人，反以資敵。予觀放賑、均田、減糶、檢災、鄉約、保甲、社倉、官牛八政而傷心焉。不尚有司放流，有餘罪矣。

振則須起風雷之《益》，懲則須奮剛健之《乾》，不如是，海內大可憂矣。

一呼吸間，四肢百骸無所不到；一痛癢間，手足心知無所不通，一身之故也。無論人生，即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，一脈之故也。守令者，一郡縣之線也。監司者，一省路之線也。君相者，天下之線也。心知所及，而四海莫不精神；政令所加，而萬姓莫不鼓舞者何？提其線故也。令一身有痛癢而不知覺，則為癡迷之心矣。手足不顧，則為痿痺之手足矣。三代以來，上下不聯屬久矣。是人各一身，而家各一情也，死生欣戚不相感，其罪不在下也。

夫民懷敢怒之心，畏不敢犯之法，以待可乘之釁。眾心已離，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，此桀紂之所以亡也。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，置同然之腹，不恃其順我者之跡，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。體其意欲而不忍拂，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，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。此所以因結深厚，而子孫終必賴之也。

聖主在上，只留得一種天理、民彝、經常之道在，其餘小道、曲說、異端、橫議斬然芟除，不遺餘類。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、洗心濯慮，於一切亂政之術，如再生，如夢覺，若未嘗見聞。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，然後為純王之治。

治世莫先無偽，教民只是不爭。

任是權奸當國，也用幾個好人做公道，也行幾件好事收人心。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，所用之人一切罷去，所行之政一切更張，小人奉承以干進，又從而巧言附和，盡改良法而還弊規焉。這個念頭為國為民乎？為自家乎？果曰為國為民，識見已自聾聵；果為自家，此之舉動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，更說甚麼事業？

至人無奇名，太平無奇事，何者？皇錫此極，民歸此極，道德一，風俗同，何奇之有？

勢有時而窮。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，受制於匹夫，何者？

匹夫者，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。自傾其勢反為勢所傾，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，而以天下為藩籬。德之所漸，薄海皆腹心之兵；怨之所結，衽席皆肘腋之寇。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，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。覆轍滿前，而驅車者接踵，可憫哉！

如今天下人，譬之驕子，不敢熱氣，唐突便輒然起怒，縉紳稍加綜核，則曰苛刻；學校稍加嚴明，則曰寡恩；軍士稍加斂戢，則曰凌虐；鄉官稍加持正，則曰踐踏。今縱不敢任怨，而廢公法以市恩，獨不可已乎？如今天下事，譬之敝屋，輕手推扶，便愕然咋舌。今縱不敢更張，而毀拆以滋壞，獨不可已乎？

公私兩字，是宇宙的人鬼關。若自朝堂以至閭裡，只把持得公字定，便自天清地寧，政清息訟；只一個私字，擾攘得不成世界。

王道感人處，只在以我真誠惻怛之心，體其委曲必至之情。

是故不賞而勸，不激而奮，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，誠故也。

人君者，天下之所依以欣戚者也。一念怠荒，則四海必有廢弛之事，一念縱逸，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。故常一日之間，幾運心思於四海，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歎。苟不察群情之向背，而惟己欲之是恣，嗚呼！可懼也。

天下之存亡繫兩字，曰「天命」。天下之去就繫兩字，曰「人心」。

耐煩則為三王，不耐煩則為五霸。

一人憂，則天下樂；一人樂，則天下憂。

聖人聯天下為一身，運天下於一心。今夫四肢百骸、五臟六腑皆吾身也，痛癢之微，無有不覺，無有不顧。四海之痛癢，豈帝

王所可忽哉？夫一指之疔如粟，可以致人之死命。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時，聞見時則無及矣。此以利害言之耳。一身麻木若不是我，非身也。人君者，天下之人君。天下者，人君之天下。而血氣不相通，心知不相及，豈天立君之意耶？

無厭之欲，亂之所自生也。不平之氣，亂之所由成也。皆有國者之所懼也。

用威行法，宜有三豫，一曰上下情通，二曰惠愛素孚，三曰公道難容。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。

第一要愛百姓。朝廷以赤子相付托，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。

試看父母之於赤子，是甚情懷，便知長民底道理。就是愚頑梗化之人，也須耐心漸漸馴服。王者必世而後仁，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？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，而遽使之帖然我順，一教不從，而遽赫然武怒耶？此居官第一戒也。有一種不可馴化之民，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。此特萬分一耳，不可以立治體。

天下所望於聖人，只是個安字。聖人所以安天下，只是個平字。平則安，不平則不安矣。

三軍要他輕生，萬姓要他重生。不輕生不能勘亂，不重生易於為亂。

太古之世，上下相忘，不言而信。中古上下求相孚。後世上下求相勝：上用法勝下，下用欺以避法；下以術勝上，上用智以防術。以是而欲求治，胡可得哉？欲復古道，不如一待以至誠。誠之所不學者，法以輔之，庶幾不死之人心，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？

治道尚陽，兵道尚陰；治道尚方，兵道尚圓。是惟無言，言必行；是惟無行，行必竟。易簡明達者，治之用也。有言之不必行者，有言之即行者，有行之後言者，有行之竟不言者，有行之非其所言者。融通變化，信我疑彼者，兵之用也。二者雜施，鮮不敗矣。

任人不任法，此惟堯舜在上，五臣在下可矣。非是而任人，未有不亂者。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、達權宜事之為善也，以為吾常御天下，則吾身即法也，何以法為？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興道致治，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，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，以防檢之，以詔示之。固知夫今日之畫一，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，以為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，而善用於不窮，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，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，亦不失為半得。暴君邪臣即欲變亂，而奔馳之猶必有所顧忌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，以匡正其惡，而不苟從，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，而不敢遽肆，則法之不可廢也明矣。

善用威者不輕怒，善用恩者不安施。

居上之患，莫大於賞無功，赦有罪；尤莫大於有功不賞，而罰及無罪。是故王者任功罪，不任喜怒；任是非，不任毀譽。

所以平天下之情，而防其變也。此有國家者之大戒也。

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，善救之而已矣；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，善馭之而已矣。

下情之通於上也，如嬰兒之於慈母，無小弗達；上德之及於下也，如流水之於間隙，無微不入。如此而天下亂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故壅蔽之奸，為亡國罪首。

不齊，天之道也，數之自然也。故萬物生於不齊，而死於齊。而世之任情厭事者，乃欲一切齊之，是益以甚其不齊者也。夫不齊其不齊，則簡而易治；齊其不齊，則亂而多端。

宇宙有三綱，智巧者不能逃也。一王法，二天理，三公論。

可畏哉！

《詩》云：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又曰：「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君子觀於《詩》而知為政之道矣。

既成德矣，而誦其童年之小失；既成功矣，而笑其往日之偶敗，皆刻薄之見也。君子不為。

任是最愚拙人，必有一般可用，在善用之者耳。

公論，非眾口一詞之謂也。滿朝皆非，而一人是，則公論在一人。

為政者，非謂得行即行，從可行則行耳。有得行之勢，而昧可行之理，是位以濟其惡也。君子謂之賊。

使眾之道，不分職守，則分日月，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，無所推委而下不奸。混呼雜命，概怒偏勞，此不可以使二人，況眾人乎？勤者苦，惰者逸，訥者冤，辯者欺，貪者飽，廉者饑，是人也，即為人下且不能，而使之為人上，可歎也夫！

世教不明，風俗不美，只是策勵士大夫。

治病要擇良醫，安民要擇良吏。良吏不患無人，在選擇有法，而激勸有道耳。

孔子在魯，中大夫耳，下大夫僚儕也，而猶侃侃。今監司見屬吏，煦煦沾沾，溫之以兒女子之情，才正體統，輒曰示人以難堪，才尚綜核，則曰待人以苛刻。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，以樹他日之桃李；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，以了今日之簿書。

吏治安得修舉？民生安得輯寧？憂時者，傷心慟之。

據冊點選，據俸升宮，據單進退，據本題覆，持至公無私之心，守畫一不二之法，此守常吏部也。選人嚴於所用，遷官定於所宜，進退則出精識於撫按之外，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，此有數吏部也。外而與士民同好惡，內而與君相爭是非。銓注為地方，不為其人去留；為其人，不為其出身與所恃品材官。

如辨白黑，果黜陟，不論久新。任宇宙於一肩，等富貴於土苴。

庶幾哉其稱職矣。嗚呼！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？乃若用一人則注聽宰執口脛，退一人則凝視相公眉睫，借公名以濟私，實結士口而灰民心，背公市譽、負國殖身。是人也，吾不忍道之。

藏人為君守財，吏為君守法，其守一也。藏人竊藏以營私，謂之盜。吏以法市恩，不曰盜乎？賣公法以酬私德，剝民財以樹厚交，恬然以為當然，可歎哉！若吾身家，概以許人，則吾專之矣。

弭盜之末務，莫如保甲；弭之本務，莫如教養。故鬥米□錢，夜戶不閉，足食之效也。守遺待主，始於盜牛，教化之功也。夫盜，辱名也。死，重法也。而人猶為之，此其罪豈獨在民哉？而惟城池是恃，關鍵是嚴，巡緝是密，可笑也已。

整頓世界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。鼓舞人心，先要振作自家神氣。而今提綱挈領之人，奄奄氣不足以息，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腳、零骨懈髓底！

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，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。事有不關利國安民者，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為。

足民，王政之大本。百姓足，萬政舉；百姓不足，萬政廢。

孔於告子貢以足食，告冉有以富之。孟子告梁王以養生、送死、無憾，告齊王以制田裡、教樹畜。堯舜告此無良法矣。哀哉！

百姓只幹正經事，不怕衣食不豐足。君臣只幹正經事，不怕天下不太平。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何官？終日所幹者何事？有道者可以自省矣。

法至於平靜矣，君子又加之以怒。乃知平者，聖人之公也。

怒者，聖人之仁也。彼不平者，加之深，不怒者，加之刻，其傷天地之和多矣。

化民成俗之道，除卻身教，再無巧術；除卻久道，再無頓法。

禮之有次第也，猶堂之有階，使人不得驟僭也。故等級不妨於太煩。階有級，雖疾足者不得闊步；禮有等，雖倨傲者不敢凌節。

人才邪正，世道為之也。世道污隆，君相為之也。君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？以正富貴人，則小人皆化為君子；以邪富貴人，則君子皆化為小人。

滿目所見，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。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，誤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，淫巧不誅，而欲講理財，皆苟且之談也。

天地之財，要看他從來處，又要看他歸宿處。從來處要豐要養，歸宿處要約要節。

將三代以來陋習敝規一洗而更之，還三代以上一半古意，

也是一個相業。若改正朔、易服色，都是腐儒作用；茸傾廈，逐頹波，都是俗吏作用，於蒼生奚補？噫！此可與有識者道。

御戎之道，上焉者德化心孚，其次講信修睦，其次遠駕長驅，其次堅壁清野，其次陰符智運，其次接刃交鋒，其下叩關開市，又其下納幣和親。

為政之道，第一要德感誠服乎，第二要令行禁止。令不行，禁不止，與無官無政同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，而況天下乎！

防奸之法，畢竟疏於作姦之人。彼作姦者，拙則作偽以逃防，巧則就法以生弊，不但去害，而反益其害。彼作者□，而犯者一耳。又輕其罪以為未犯者勸，法奈何得行？故行法不嚴，不如無法。

世道有三責：責貴，責賢，責壞綱亂紀之最者。三責而世道可回矣。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，而首壞以為庶人倡，則庶人莫不象之。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，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，則不肖者莫不象之。責此二人，此謂治本。風教既壞，誅之不可勝誅，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，此謂治末。本末兼治，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。乃今貴者、賢者為教化風俗之大蠹，而以體面寬假之，少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，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？世教衰微，人心昏醉，不知此等見識何處來？所謂淫朋比德，相為庇護，以藏其短，而道與法兩病矣。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？

印書先要個印板真，為陶先要個模子好。以邪官舉邪官，以俗士取俗士，國欲治，得乎？

不傷財，不害民，只是不為虐耳。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，不設官其誰虐之？正為家給人足，風移俗易，興利除害，轉危就安耳。設廉靜寡慾，分毫無損於民，而萬事廢弛，分毫無益於民也，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。

天地所以信萬物，聖人所以安天下，只是一個常字。常也者，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。常一定，則樂者以樂為常，不知德；苦者以苦為常，不知怨。若謂當然，有趨避而無恩仇，非有大奸臣凶，不敢輒生厭足之望，忿恨之心，何則？扭於常故也。

故常不至大壞極敝，只宜調適，不可輕變，一變則人人生覬覦。

心，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，生怨起紛，數年不能定。是以聖人只是慎常，不敢輕變；必不得已，默變，不敢明變；公變，不敢私變；分變，不敢鬪變。

紀綱法度，整齊嚴密，政教號令，委曲周詳，原是實踐躬行，期於有實用，得實力。今也自貪暴者好法，昏惰者廢法，延及今日萬事虛文，甚者迷製作之本意而不知，遂欲並其文而去之。只今文如學校，武如教場，書聲軍容，非不可觀可聽，將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，令人哀傷憤懣欲死。推之萬事，莫不皆然。安用縉紳簪嬰塞破世間哉？

安內攘外之略，須責之將吏。將吏不得其人，軍民且不得其所，安問夷狄？是將吏也，養之不善則責之文武二學校，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尚書。或曰：「養有術乎？」曰：「何患於無術？」

儒學之大壞極矣，不□年不足以望成材。武學之不行久矣，不□年不足以求名。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，條責於方用之際，綜核於既用之後，黜陟於效不效之時，盡有良法可旋至，而立有驗者。

而今舉世有一大迷，自秦、漢以來，無人悟得。官高權重，原是投大遭艱。譬如百鈞重擔，須尋烏獲來擔；連雲大廈，須用大木為柱。乃朝廷求賢才，借之名器以任重，非朝廷市私恩，假之權勢以榮人也。今也崇階重地，用者以為榮，人重以予其所愛，而固以吝於所疏，不論其賢不賢。其用者以為榮，己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，既得則捐身樓骨以感德，不計其勝不勝。

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，人之宜不宜，而以資淺議驟遷，以格卑議冒進，皆視官為富貴之物，而不知富貴之也，欲以何用？果朝廷為天下求人耶？抑君相為士人擇官耶？此三人者，皆可憐也。叔季之世生人，其識見固如此可笑也！

漢始興郡守某者，御州兵，常操之內免操二月，繼之者罷操，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，又繼之者加肉銀人五錢，又繼之者加花布銀人一兩。倉庫不足，括稅給之，猶不足，履畝加賦給之。兵不見德也，而民怨又繼之者，曰：「加吾不能，而損吾不敢。」競無加。兵相與鼓噪曰：「郡長無恩。」率怨民以叛，肆行攻掠。元帝命刺史按之，報曰：「郡守不職，不能撫鎮軍民，而致之叛。」竟棄市。嗟夫！當棄市者誰耶？識治體者為之傷心矣。

人情不論是非利害，莫不樂便己者，惡不便己者。居官立政，無論殃民，即教養諄諄，禁令惓惓，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、免禍遠罪哉？然政一行，而末有不怨者。故聖人先之以躬行，浸之以口語，示之以好惡，激之以賞罰，日積月累，耐意精心，但盡薰陶之功，不計俄頃之效，然後民知善之當為，惡之可恥，默化潛移，而服從乎聖人。今以無本之令，責久散之民，求旦夕之效，遲不從之怒，忿疾於頑，而望敏德之治，即我且亦愚不肖者，而何怪乎蚩蚩之氓哉？

嘉靖間，南京軍以放糧過期，減短常例，殺戶部侍郎，散銀數□萬，以安撫之。萬曆間，杭州軍以減月糧，又給以不通行之錢，欲殺巡撫不果，既而軍驕，散銀萬餘乃定。後嚴火夫夜巡之禁，寬免士夫而繩督市民，既而民變，殺數□人乃定。

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，欲毀參將公署為學宮，激軍士變，致毆兵備副使幾死，巡撫被其把持，奏疏上，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。

陝西兵以冬操太早，行法太嚴，再三請寬，不從，謀殺撫按總兵不成。論者曰：「兵驕卒悍如此，奈何？」余曰：「不然，工不信度而亂常規，恩不下究而犯眾怒，罪不在軍也。上人者，體其必至之情，寬其不能之罪，省其煩苛之法，養以忠義之教，明約束，信號令，我不負彼而彼奸，吾令即殺之，彼有愧懼而已。」

鳥獸來必無知覺，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？亂法壞政，以激軍士之暴，以損國家之威，以動天下之心，以開無窮之釁，當事者之罪，不容誅矣。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，承宗斂手削地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，特以處置得宜，能服其心故耳。

處置得宜四字，此統大眾之要法也。

霸者，豪強威武之名，非奸盜詐偽之類。小人之情，有力便挾力，不用偽，力不足而濟以謀，使用偽。若力量自足以壓服天下，震懾諸侯，直恁做將去，不怕他不從，便靠不到智術上，如何肯偽？王霸以誠偽分，自宋儒始。其實誤在五伯假之以力、假仁二「假」字上，不知這假字只是借字。二帝三王以天德為本，便自能行仁，夫焉有所倚？霸者要做好事，原沒本領，便少不得借勢力以行之，不然，令不行、禁不止矣，乃是借威力以行仁義。故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。」以其非身有之，故曰假借耳。人之服之也，非為他智能愚人，沒奈他威力何，只得服他。服人者，以強；服於人者，以偽。管、商都是霸佐，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縛人，非略人，略賣人者。故夫子只說他器小，孟子只說他功烈，如彼其卑。而今定公孫鞅罪，只說他慘刻，更不說他奸詐。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，只靠那刑威，全是霸道，他有甚詐偽？看來王霸考語，自有見成公案。曰以德以力所行底，門面都是一般仁義，如五禁之盟，二帝三王難道說他不是？難道反其所為？他只是以力行之耳。德力二字最確，誠偽二字未穩，何也？王霸是個粗分別，不消說到誠偽上。

若到細分別處，二帝三王便有誠偽之分，何況霸者？

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，以漸則天下豪傑皆就我羈勒矣。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，默制則天下無智巧皆入我範圍矣。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權，君子用之則為術知，小人用之則為智巧，舍是未有能濟者也。或曰：「何不以至誠行之？」曰：「此何嘗不至誠？」

但不淺露輕率耳。孔子曰：「機事不密則害成。『此之謂與？』」

迂儒識見，看得二帝三王事功，只似陽春雨露，嫵煦可人，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。便是慈母，也有訶罵小兒時，不知天地只恁陽春，成甚世界？故雷霆霜雪不備，不足以成天；威怒刑罰不用，不足以成治。只五臣耳，還要一個臯陶。而二□有二人，猶有四凶之誅。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溫柔，豈知殺之而不怨，便是存神過化處。目下作用，須是汗吐下後，服四君子四物百□劑，才是治體。

三公示無私也，三孤示無黨也，九卿示無隱也。事無私曲，心無閉藏，何隱之有？嗚呼！顧名思義，官職亦少稱矣。要天下太平，滿朝只消三個人，一省只消兩個人。

賢者只是一味，聖人備五味。一味之人，其性執，其見偏，自有用其一味處，但當因才器使耳。

天之氣運有常，人依之以事作，而百務成；因之以長養，而百病少。上之政體有常，則下之志趨定，而漸可責成。人之耳目一，而因以寡過。

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。今以後皆君子人也，可無敬與？噫！

刑法之設，明王之所以愛小人，而示之以君子之路也。然則囹圄者，小人之學校與？

小人只怕他有才，有才以濟之，流害無窮。君子只怕他無才，無才以行之，斯世何補？

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，百世常行，天下通行，或日盛月新，至瀾漫而不可救。若不便於己私，雖天下國家以為極，便屢加申飭，每不能行，即暫行亦不能久。負國負民，吾黨之罪大矣。

恩威當使有餘，不可窮也。天子之恩威，止於爵三公、夷九族。恩威盡，而人思以勝之矣。故明君養恩不盡，常使人有餘榮；養威不盡，常使人有餘懼。此久安長治之道也。

封建自五帝已然，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，不得不用耳。夏繼虞，而諸侯無罪，安得廢之？湯放桀，費征伐者一國，餘皆服從，安得而廢之？武伐紂，不期而會者八百，其不會者，或遠或不聞，亦在三分有二之數，安得而廢之？使六國尊秦為帝，秦亦不廢六國。緣他不肯服，勢必畢六王而後已。武王興滅繼絕，孔子之繼絕舉廢，亦自其先世曾有功德，及滅之，不以其罪言之耳。非謂六師所移及九族無血食者，必求復其國也。故封建不必是，郡縣不必非。郡縣者，無定之封建；封建者，有定之郡縣也。

刑禮非二物也，皆令人遷善而去惡也。故遠於禮，則近於刑。

上德默成示意而已。其次示觀動其自然。其次示聲色。其次示是非，使知當然。其次示毀譽，使不得不然。其次示禍福。

其次示賞罰。其次示生殺，使不敢不然。蓋至於生殺，而御世之術窮矣。叔季之世，自生殺之外無示也。悲夫！

權之所在，利之所歸也。聖人以權行道，小人以權濟私。

在上者慎以權與人。

太平之時，文武將吏習於懶散，拾前人之唾餘，高談闊論，盡似真才。乃稍稍艱，大事到手，倉皇迷悶，無一干濟之術，可歎可恨！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，在在體驗，臨時只辦得三五分，若全然不理會，只似紙舟塵飯耳。

聖人之殺，所以止殺也。故果於殺，而不為姑息。故殺者一二，而所全活者千萬。後世之不殺，所以滋殺也。不忍於殺一二，以養天下之奸，故生其可殺，而生者多陷於殺。嗚呼！後世民多犯死，則為人上者婦人之仁為之也。世欲治得乎？

天下事，不是一人做底，故舜五臣，周亂，其餘所用皆小德小賢，方能興化致治。天下事，不是一時做底，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，然後黎民於變。文武周公相繼百年，然後教化大行。今無一人談治道，而孤掌欲鳴。一人倡之，眾人從而詆訾之；一時作之，後人從而傾記之。嗚呼！世道終不三代耶？振教鐸以化，吾儕得數人焉，相引而在事權，庶幾或可望乎？

兩精兩備，兩勇兩智，兩愚兩意，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。

以精乘雜，以備乘疏，以勇乘法，以智乘愚，以有餘乘不足，以有意乘不意，以決乘二三，以合德乘離心，以銳乘疲，以慎乘怠，則多寡強弱非所論矣。故戰之勝負無他，得其所乘與為人所乘，其得失不啻百也。實精也，而示之以雜；實備也，而示之以疏；實勇也，而示之以怯；實智也，而示之以愚；實有餘也，而示之以不足；實有意也，而示之以不意；實有決也，而示之以二三；實合德也，而示之以離心；實銳也，而示之以疲；實慎也，而示之以怠，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。故乘之可否無他，知其所示，知其無所示，其得失亦不啻百也。故不藏其所示，凶也。誤中於所示，凶也。此將家之所務審也。

守令於民，先有知疼知熱，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，甚麼愛養成事業做不出。只是生來沒此念頭，便與說綻唇舌，渾如醉夢。

兵士二黨，。近世之隱憂也。士黨易散，兵黨難馴，看來亦有法處。我欲三月而令可殺，殺之可令心服而無怨，何者？罪不在下故也。

或問：「宰相之道？」曰：「無私有識。」「塚宰之道？」曰：「知人善任使。」

當事者，須有賢聖心腸，英雄才識。其謀國憂民也，出於惻怛至誠；其圖事揆策也，必極詳慎精密，躊躇及於九有，計算至於千年，其所施設，安得不事善功成、宜民利國？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，為孟浪苟且之圖，工粉飾彌縫之計，以遂其要榮取貴之奸，為萬姓造殃不計也，為百年開釁不計也，為四海耗蠹不計也，計吾利否耳。嗚呼！可勝歎哉！

為人上者，最怕器局小，見識俗。吏胥與皂盡能笑人，不可不慎也。

為政者，立科條，發號令，寧寬些兒，只要真實行，永久行。若法極精密，而督責不嚴，綜核不至，總歸虛彌，反增煩擾。此為政者之大戒也。

民情不可使不便，不可使甚使。不便則壅闕而不通，甚者令之不行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；甚使則縱肆而不檢，甚者法不能制，必放溢而不敢約束。故聖人同其好惡，以休其必至之情，納之禮法，以防其不可長之漸。故能相安相習，而不至於為亂。

居官只一個快性，自家討了多少便宜，左右省了多少負累，百姓省了多少勞費。

自委質後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，執底是朝廷法，幹底是朝廷事。榮辱在君，愛憎在人，進退在我。吾輩而今錯處，把官認作自家官，所以萬事顧不得，只要保全這個在，扶持這個尊，此雖是第二等說話，然見得這個透，還算五分久。

銛矛而梳挺，金矢而楷弓，雖有周官之法度，而無奉行之人，典訓訓何益哉？

二帝三王功業，原不難做，只是人不曾理會。譬之遙望萬丈高峰，何等巍峨，他地步原自逶迤，上面亦不陡峻，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。

洗漆以油，洗污以灰，洗油以膩，去小人以小人，此古今妙手也。昔人明此意者幾？故以君子去小人，正治之法也。正治是堂堂之陣，妙手是玄玄之機。玄玄之機，非聖人不能用也。

吏治不但錯枉去慵儒無用之人，清仕路之最急者。長厚者誤國蠹民，以相培植，奈何？

余佐司寇日，有罪人情極可恨，而法無以加者，司官曲擬重條，余不可。司官曰：「非私惡也，以懲惡耳。」余曰：「謂非私惡誠然，謂非作惡可乎？君以公惡輕重法，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？刑部只有個法字，刑官只有個執字，君其慎之！」

有聖人於此，與□人論爭，聖人之論是矣，□人亦各是己論以相持，莫之能下。旁觀者至有是聖人者，有是□人者，莫之能定。必有一聖人至，方是聖人之論；而□人者，旁觀者，又未必以後至者為聖人，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也，然則是非將安取決哉？昊天詩人，怨王惑於邪謀，不能斷以從善。噫！

彼王也，未必不以邪謀為正謀，為先民之經，為大猶之程。當時在朝之臣，又安知不謂大夫為邪謀，為邇言也？是故執兩端而用中，必聖人在天子之位，獨斷堅持，必聖人居父師之尊，誠格意乎，不令人各有口，人各有心，在下者多指亂視，在上者蓄疑敗謀，孰得而禁之？孰得而定之？

易衰歇而難奮發者，我也。易懶散而難振作者，眾也。易壞亂而難整飭者，事也。易蠱蔽而難久當者，物也。此所以治日常少，而亂日常多也。故為政要鼓舞不倦，綱常張，紀常理。

濫准、株連、差拘、監禁、保押、淹久、解審、照提，此八者，獄情之大忌也，仁人之所隱也。居官者慎之。

養民之政，孟子云：「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。」韓子云：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。」教民之道，孟子云：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『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

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」《洪範》曰：「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；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；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。」予每三復斯言，汗輒浹背；三嘆斯語，淚便交頤。嗟夫！今之民非古之民乎？今之道非古之道乎？抑世變若江河，世道終不可反乎？爵祿事勢視古人有何靳畚？俾六合景象若斯，辱此七尺之軀，覩面萬民之上矣。

智慧長於精神，精神生於喜悅，喜悅生於歡愛。故責人者，與其怒之也，不若教之；與其教之也，不若化之。從容寬大，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，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，隨事講說，隨時開論。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，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，人非木石，無不長進。故曰：「敬敷五教在寬。」又曰：「無忿疾於頑。」又曰：「匪怒伊教。」又曰：「善誘人。」今也不令而責之豫，不言而責之意，不明而責之喻，未及令人，先懷怒意，挺詬恣加，既罪矣而不詳其故，是兩相仇、兩相苦也，智者之所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。為人上者切宜戒之。

德立行成了，論不得人之貴賤、家之富貧、分之尊卑。自然上下格心，大小象指，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焰？故曰：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」

寬人之惡者，化人之惡者也；激人之過者，甚人之過者也。

五刑不如一恥，百戰不如一禮，萬勸不如一悔。

舉大事，動眾情，必協眾心而後濟。不能盡協者，須以誠意格之，懇言人之。如不格不入，須委曲以求濟事。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眾而敗吾之謀，而吾又以直道行之，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。古之人神謀鬼謀，以卜以筮，豈真有感於不可知哉？定眾志也，此濟事之微權也。

世間萬物皆有欲，其欲亦是天理人情。天下萬世公共之心，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，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，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，二者均，俱生之道也。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，自足以養之，然而不得其欲者，正緣不均之故耳。此無天地不是處，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。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，其均平之術只是絜矩，絜矩之方，只是個同好惡。

做官都是苦事，為官是苦人，官職高一步，責任便大一步，憂勤便增一步。聖人胼手胝足，勞心焦思，惟天下之安而後樂，是樂者，樂其所苦者也。眾人快欲適情，身尊家潤，惟富貴之得而後樂，是樂者，樂其所樂者也。

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，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逸。無定，則上之指授口頰煩而下亂。

世人作無益事常□九，論有益惟有暖衣、飽食、安居、利用四者而已。臣子事君親，婦事夫，弟事兄，老慈幼，上惠下，不出乎此。《關風》一章，萬世生人之道，看他舉動，種種皆有益事。

天下之事，要其終而後知。君子之用心、君子之建立，要其成後見事功之濟否。可奈庸人俗識，讒夫利口，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，或附會以誣其心，或造言以甚其過，是以志趣不堅、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，竟不卒功。識見不真、人言是聽者輒罷居子之所為，不使終事。嗚呼！大可憤心矣。古之大建立者，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，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，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。其有所費也似貪，其有所勞也似虐，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。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，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，誣不白之心哉？嗚呼！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，袖手天下之敵，付之長吁冷笑，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，玩日邀月，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？蓋懼此也。

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，變枝葉不變本。吾怪夫後之議法者偶有意見，妄逞聰明，不知前人立法千思萬慮而後決。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，皆前人之所熟思而棄者也，豈前人之見不及此哉！

鰥寡孤獨、疲癯殘疾、顛連無告之失所者，惟冬為甚。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歡、忘雪夜呻吟之苦者，皆不仁者也。

天下之財，生者一人，食者九人；興者四人，害者六人。其凍餒而死者，生之人□九，食之人□一。其飽暖而樂者，害之人□九，興之人□一。嗚呼！可為傷心矣。三代之政行，寧有此哉！

居生殺予奪之柄，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，是受顧之刺客也。傷我天道，殃我子孫，而為他人快意，愚亦甚矣。愚嘗戲謂一友人曰：「能辱能榮，能殺能生，不當為人作荊卿。」友人謝曰：「此語可為當路築石。」

秦家得罪於萬世，在變了井田上。春秋以後井田已是□分病民了，但當復□一之舊，正九一之界，不當一變而為阡陌。後世厚取重斂，與秦自不相干。至於貧富不均，開天下奢靡之俗，生天下竊劫之盜，廢比閭族黨之法，使後世□人九貧，死於飢寒者多有，則壞井田之禍也。三代井田之法，能使家給人足、俗儉倫明、盜息訟簡，天下各得其所。只一復了井田，萬事俱理。

赦何為者？以為冤邪，當罪不明之有司；以為不冤邪，當報無辜之死恨。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。今傷者傷矣，死者死矣，含憤鬱鬱莫不欲仇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，而乃赦之，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。將殘賊幸赦而屢遲，善良聞赦而傷心，非聖王之政也。故聖王嘗災有過不待慶時，其刑故也不論慶時，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。而不以一時之喜濫恩，則法執而小人懼，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。

廟堂之上聚議者，其虛文也。當路者持不虛之成心，循不可廢之故事，特借群在以示公耳。是以尊者嚙嚙，卑者唯諾，移日而退。巧於逢迎者觀其頤指意向而極口稱道，他日驟得殊榮；激於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，他日中以奇禍。

近世士風大可哀已。英雄豪傑本欲為宇宙樹立大綱常、大事業，今也，驅之俗套，繩以虛文，不俯首吞聲以從，惟有引身而退耳。是以道德之士遠引高蹈，功名之士以屈養伸。彼在上者倨傲成習，看下面人皆王順長息耳。

今四海九州之人，郡異風，鄉殊俗，道德不一故也。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禮，事上接下，交際往來，揆事宰物，率遵一個成法，尚安有詆笑者乎？故惟守禮可以笑人。

凡名器服飾，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，各有一定籌差，不可僭逼。上太殺是謂逼下，下太隆是謂僭上，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，而下不敢僭。

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，禮先刑後，禮行則刑措，刑行則禮衰。

官貴精不貴多，權貴一不貴分。大都之內，法令不行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，故萬事俱馳。

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，而國之存亡、民之死生於是乎系。是故袞冕非暖於綸巾，黃瓦非堅於白屋，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，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，然而聖王重之者，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。是故雖有大奸惡，而以區區之名分析之，莫不失辭喪氣。吁！名器之義大矣哉！

今之用人，只怕無去處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。今之理財，只怕無來處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。

用人之道，貴當其才；理財之道，貴去其蠹。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，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脈，以振勵明作者起頹敝，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，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，以燭奸嫉邪者為按察，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，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，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，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，以借恥養德者司教化，則用人當其才矣。宮妾無慢棄之帛，殿廷無金珠之玩，近侍絕賄賂之通，寵幸無不費之賞，臣工嚴貪墨之誅，迎送懲威福之濫，工商重淫巧之罰，眾庶謹僭奢之戒，游惰杜幸食之門，緇黃示誑誘之罪，倡優就耕織之業，則理財得其道矣。

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，故其考課也常恕。何也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。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，卻又以姑息行之，是無擇也，是容保奸回也。豈不渾厚？哀哉萬姓矣！

世無全才久矣，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。夫目不能聽，耳不能視，鼻不能食，口不能臭，勢也。今之用人不審其才之所堪，資格所及，雜然授之。方司會計，輒理刑名；既典文銓，又握兵柄。養之不得其道，用之不當其才，受之但悅美秩而不自量。以此而求濟事，豈不難哉！夫公綽但宜為老而裨諶不可謀邑，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？愚以為學校養士，科目進人，便當如溫公條議，分

為數科，使各學其才之所近，而質性英發能奮眾長者特設全才一科，及其授官，各任所長。夫資有所近，習有所通，施之政事，必有可觀。蓋古者以仕學為一事，今日分體用為兩截。窮居草澤，止事詞章；一人廟廊，方學政事。雖有明敏之才，英達之識，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？不免鹵莽施設，鶻突支吾。苟不大敗，輒得遷升。以此用人，雖堯舜不治。夫古之明體也養適用之才，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於畎畝之中，苟能用我者，執此以往耳。今之學校，可為流涕矣。

官之所居曰任，此意最可玩。不惟取責任負之義，任者，任也。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。若牽制束縛，非任矣。

斯隸之言直徹之九重，台省以之為臧否，部院以之為進退，世道大可恨也。或訝之。愚曰：「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，吏部之賢不肖托之撫按，撫按之耳目托之兩司，兩司之心腹托之守令，守令之見聞托之皂快，皂快之採訪托之他邑別部之皂快。彼其以恩仇為是非，以謬妄為情實，以前令為後宮，以舊愆為新過，以小失為大辜，密報密收，信如金石；愈偽愈詳，獲如至寶。調夷、由污，謂躄、跖廉，往往有之。而撫按據以上聞，吏部據以黜陟。一吏之榮辱不足惜，而奪所愛以失民望，培所恨以滋民殃，好惡拂人甚矣。

居官有五要：「休錯問一件事，休屈打一個人，休妄費一分財，休輕勞一夫力，休苟取一文錢。」

吳越之戰利用智，羌胡之戰利用勇。智在相機，勇在養氣。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，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，此百姓之道也。

兵以死使人者也。用眾怒，用義怒，用恩怒。眾怒仇在萬姓也，湯武之師是已。義怒以直攻曲也，三軍縞素是已。恩怒感淚思奮也，李牧犒三軍，吳起同甘苦是已。此三者，用人之心，可以死人之身，非是皆強驅之也。猛虎在前，利兵在後，以死毆死，不戰安之？然而取勝者幸也，敗與潰者□九。

寓兵於農，三代聖王行之甚好，家家知耕，人人知戰，無論即戎，亦可弭盜，且經數□百年不用兵。說用兵，才用農□分之一耳。何者？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：「某國不道，某方伯連師討之。」天下無與也，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。春秋以後，諸侯日尋干戈，農胥變而為兵，舍穡不事則吾國貧，因糧於敵則他國貧。與其農胥變而兵也，不如兵農分。

凡戰之道，貪生者死，忘死者生，狃勝者敗，恥敗者勝。

疏法勝於密心，寬令勝於嚴主。

天下之事倡於作俑而濫於助波鼓焰之徒，至於大壞極敝，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。於是而猶曰循舊安常，無更張以拂人意，不知其可也。

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，可謂盛德也已。因偶然之事，立不變之法；懲一夫之失，苦天下之人。法莫病於此矣。近日建白，往往而然。

禮繁則難行，卒成廢閣之書；法繁則易犯，益甚決裂之罪。

為堯舜之民者逸於堯舜之臣，唐、虞世界全靠四岳、九官、□二牧，當時君民各享無為之業而已。臣勞之系於國家也，大哉！是故百官逸則君勞，而天下不得其所。

治世用端人正士，衰世用庸夫俗子，亂世用憤夫佞人。儉夫佞人盛，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。夫惟不伸也，而奮於一伸，遂至於亡天下。故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，將英雄豪傑服其心志，就我羈掙，不蓄其奮而使之逞。

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，皆天地之民，皆吾民。

愈上則愈壅蔽，其壅蔽者眾也。愈下則愈聰明，其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，相之知不如監司，監司之知不如守令，守令之知不如民。論壅蔽，則守令蔽監司，監司蔽相，相蔽君。惜哉！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。

周公是一部活《周禮》，世只有周公不必有《周禮》，使周公而生於今，寧一一用《周禮》哉！愚謂有周公雖無《周禮》可也，無周公雖無《周禮》可也。

民鮮恥可以觀上之德，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，更不須求之民。

民情甚不可鬱也。防以鬱水，一決則漂屋推山；炮以鬱火，一發則碎石破木。桀、紂鬱民情而湯、武通之，此存亡之大機也。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。

天之生民非為君也，天之立君以為民也，奈何以我病百姓？夫為君之道無他，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為民開尋擗節之，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為民倡率裁制之，足其同欲，去其同惡，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，而後立君之意終矣。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？嗚呼！堯舜其知此也夫。

三代之法，井田、學校，萬世不可廢。世官、封建，廢之已晚矣。此難與不思想者道。

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，此成務者之要言也。夫民心之難同久矣。欲多而見鄙，聖王識度豈能同之？噫！治道以治民也，治民而不同之，其何能從？即從，其何能久？禹之戒舜曰：「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。」夫舜之欲豈適己自便哉？以為民也，而曰：「罔弗。」盤庚之遷殷也，再四曉譬；武王之伐紂也，三令五申。必如此而後事克有濟。故曰：「專欲難成，眾怒難犯。」我之欲未必非，彼之怒未必是，聖王求以濟事，則知專之不勝眾也，而不動聲色以因之，明其是非以悟之，陳其利害以動之，待其心安而意順也，然後行之。是謂以天下人成天下事，事不勞而底績。雖然，亦有先發後聞者，亦有不謀而斷者，有擬議已成，料度已審，疾雷迅電而民不得不然者。此特□一耳、百一耳，不可為典則也。

人君有欲，前後左右之幸也。君欲一，彼欲百，致天下亂亡，則一欲者受禍，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。此古今之明鑑，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。

平之一字極有意味，所以至治之世只說個天下平。或言：「水無高下，一經流注無不得平。」曰：「此是一味平了。世間千種人，萬般事，百樣事，各有分量，各有差等，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淚不安之意，這便是太平。如君說則是等尊卑貴賤小大而齊之矣，不平莫大乎是。

國家之取士以言也，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。及他日效用，舉背之矣。今閭閻小民立片紙，憑一人，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取二，何也？我之所言，昭然在紙筆間也，人已據之矣。吁！執卷上數千言，憑滿闈之士大夫，且播之天下，視小民片紙何如？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，人君資之以進人，而自處於小民之下也哉？噫！無怪也。彼固以空言求之，而終身不復責券也。

漆器之諫，非為舜憂也，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此而開其萌也。天下之勢，無必有，有必文，文必靡麗，靡麗必亡。漆器之諫，慎其有也。

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，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也。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，直方也。哀哉！為政之徒言也。

暑之將退也先燠，天之將旦也先晦。投丸於壁，疾則內射，物極則反，不極則不反也。故愚者惟樂其極，智者先懼其反。然則否不害於極，泰極其可懼乎！

余每食雖無肉味，而蔬食菜羹嘗足。因嘆曰：「嗟夫！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。」枵腹菜色，盜亦死，不盜亦死。夫守廉而俟死，此士君子之所難也。奈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？此富民為王道之首務也。

窮寇不可追也，遁辭不可攻也，貧民不可威也。

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，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。

法者，御世宰物之神器，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，人君不得與；人臣為天下萬世守之，人臣不得與。譬之執圭捧節，奉持惟謹而已。非我物也，我何敢私？今也不然，人藉之以濟私，請托公行；我藉之以市恩，聽從如響。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曰長厚、曰慈仁、曰報德、曰崇尊。夫長厚慈仁當施於法之所不犯，報德崇尊當求諸己之所得為，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、伸己私哉？此大公之賊也。

治世之大臣不避嫌，治世之小臣無橫議。

姑息之禍甚於威嚴，此不可與長厚者道。

卑卑世態，裊裊人情，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，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。奔走揖拜之日多，而公務填委；簡書酬酢之文盛，而民事罔聞。時光只有此時光，精神只有此精神，所專在此，則所疏在彼。朝廷設官本勞己以安民，今也憂民以相奉矣。

天下存亡繫人君喜好，鶴乘軒，何損於民？且足以亡國，而況大於此者乎？

動大眾，齊萬民，要主之以慈愛，而行之以威嚴，故曰：「威克厥愛。」又曰：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」若姑息寬緩，煦煦沾沾，便是婦人之仁，一些事濟不得。

為政以徇私、弭謗、違道、干譽為第一恥，為人上者自有應行道理，合則行，不合則去。若委曲遷就，計利慮害，不如奉身而退。孟子謂枉尺直尋，不可推起來。雖枉一寸，直千尺，恐亦未可也。或曰：「處君親之際，恐有當枉處。」曰：「當枉則不得謂之枉矣，是謂權以行經，畢竟是直道而行。」

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此舜時獄也。以舜之聖，皋陶之明，聽比屋可封之民，當淳朴未散之世，宜無不得其情者，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？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，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，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。今之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、偏主之失殺人，大可恨也。夫天道好生，鬼神有知，奈何為此？故寧錯生了人，休錯殺了人。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，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。可刑者慎之。

大纛高牙，鳴金奏管，飛旌卷蓋，清道唱騶，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。蒼生之疾苦幾何？職業之修廢幾何？使無愧於心焉，即匹馬單車，如聽鈞天之樂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。婦人孺子豈不驚炫，恐有道者笑之。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而已，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。

徇情而不廢法，執法而不病情，居官之妙悟也。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，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，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。何者？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。

寬簡二字，為政之大體。不寬則威令嚴，不簡則科條密。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，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。困己憂民，明王戒之。

世上沒個好做底官，雖抱關之吏，也須夜行早起，方為稱職。才說做官好，便不是做官的人。

罪不當笞，一朴便不是；罪不當怒，一叱便不是。為人上者慎之。

君子之事君也，道則直身而行，禮則鞠躬而盡，誠則開心而獻，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。

弊端最不可開，弊風最不可成。禁弊端於未開之先易，挽弊風於既成之後難。識弊端而絕之，非知者不能；疾弊風而挽之，非勇者不能。聖王在上，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，則弊風自革矣。

避其來銳，擊其惰歸，此之謂大智，大智者不敢常在我。擊其銳，避其惰歸，此之謂神武，神武者心服常在人。大智者可以常戰，神武者無俟再戰。

御眾之道，賞罰其小者，賞罰小，則大者勸懲；甚者，賞罰甚者費省而人不驚；明者，人所共知；公者，不以己私。如是雖百萬人可為一將用，不然必勞、必費、必不行，徒多賞罰耳。

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，其大利害當與革者不過什一，外此只宜行所無事，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。故君子之建白，以無智名勇功為第一。至於雷厲風行，未嘗不用，譬之天道然，以冲和鎮靜為常，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。

罰人不盡數其罪，則有餘懼；賞人不盡數其功，則有餘望。

匹夫有不可奪之志，雖天子亦無可奈何。天子但能令人死，有視死如飴者，而天子之權窮矣。然而竟令之死，是天子自取過也。不若容而遂之，以成盛德。是以聖人體群情，不敢奪人之志，以傷天下之心，以成己之惡。

臨民要莊謹，即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，不可示之以可慢。

聖王之道以簡為先，其繁者，其簡之所不能者也。故惟簡可以清心，惟簡可以率人，惟簡可以省人之過，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，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，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。

聖人下以天下易一人之命，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，悲夫！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為也。

聖君賢相在位，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，只去元惡大奸，每種芟其甚者一二，示吾意向之所在。彼群小眾邪與中人之可惡者莫不回心向道，以逃吾之所去，舊惡掩覆不暇，新善積累不及，而何敢怙終以自溺邪？故舉皋陶，不仁者遠；去四凶，不仁者亦遠。

有一種人，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；有一種人，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，皆偏也。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，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，敦大中自有分曉。

申、韓亦王道之，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？四凶之誅，舜之申、韓也；少正卯之誅，侏儒之斬，三都之墮，孔子之申、韓也。即雷霆霜雪，天亦何嘗不申、韓哉？故慈父棍話，愛肉有針石。

三千三百，聖人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。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，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。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，使人觀文得情而習於善也，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，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，是範身聯世、制欲已亂之大防也。故曠達者樂於簡便，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。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，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，多揖拜，柔顏色，柔聲氣，工頌諛，艷交游，密附耳躡足之語，極籩豆筐之費，工書刺候問之文，君子所以深疾之，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尚簡之歸，是救俗之大要也。雖然，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人於放達，樂有簡便，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。

在上者無過，在下者多過。非在上者之無過，有過而人莫敢言。在下者非多過，誣之而人莫敢辯。夫惟使人無心言，然後為上者真無過；使人心服，而後為下者真多過也。

為政者貴因時。事在當因，不為後人開無故之端；事在當革，不為後人長不救之禍。

夫治水者，通之乃所以窮之，塞之乃所以決之也。民情亦然。故先王引民情於正，不裁於法。法與情不俱行，一存則一亡。三代之得天下，得民情也；其守天下也，調民情也。順之而使不拂，節之而使不過，是謂之調。

治道之衰，起於文法之盛；弊蠹之滋，始於簿書之繁。彼所謂文法簿書者，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，即有司專職，亦未嘗檢閱校勘。何者？千宗百架，鼠蠹兩涘，或一事反覆異同，或一時互有可否。後欲遵守，何所適從？只為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，其實於事體無裨，弊蠹無損也。嗚呼！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，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。

六合都是情世界，惟朝堂官府為法世界，若也只徇情，世間更無處覓公道。

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，此斯世之大惑也。退不肖之怨，誰其當之？失賢之罪，誰其當之？奉君之命，盡己之職，而公法廢於私恩，舉世迷焉，亦可悲矣。

進言有四難：「審人、審己、審事、審時。」一有未審，事必不濟。

法不欲驟變，驟變雖美，駭人耳目，議論之媒也。法不欲硬變，硬變雖美，拂人心志，矯抗之藉也。故變法欲詳審，欲有漸，欲不動聲色，欲同民心而與之反覆其議論。欲心跡如青天白日，欲獨任躬行不令左右惜其名以行胸臆。欲明且確，不可含糊，使人得持兩可以為重輕。欲著實舉行，期有成效，無虛文搪塞，反貽實害。必如是而後法可變也。不然，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。無喜事，喜事人上者之僂也。

新法非□有益於前，百無慮於後，不可立也。舊法非於事萬無益，於理大有害，不可更也。要在文者實之，偏者救之，蔽者補

之，流者反之，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。此治體調停之中策，百世可循者也。

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，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，可以當國矣。

善處世者，要得人自然之情。得人自然之情，則何所不得？失人自然之情，則何所不失？不惟帝王為然，雖二人同行，亦難此道不得。

夫坐法堂，厲聲色，侍列武卒，錯陳嚴刑，可生可殺，惟吾所欲為而莫之禁，非不泰然得志也。俄而有狂士直言正色，詆過攻失，不畏尊嚴，則王公貴人為之奪氣。於斯時也，威非不足使之死也，理屈而威以劫之，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。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，人焉得而不畏哉？伸無理之威以服人，盜之類也，在上者之所恥也。彼以理伸，我以威伸，則彼之所伸者蓋多矣。故為上者之用威，所以行理也，非以行勢也。

禮之一字，全是個虛文，而國之治亂、家之存亡、人之死生、事之成敗罔不由之。故君子重禮，非謂其能厚生利用人，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。

兵革之用，德化之衰也。自古聖人亦甚盛德，即不過化存神，亦能久道成孚，使彼此相安於無事。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鄰國邪？何至高城深池以為衛，堅甲利兵以崇誅，侈萬乘之師，靡數百萬之財以困民，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角力，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邪？將至愚極拙者謀之，其計豈出此下哉？若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爾，無為貴聖人矣。將干羽曲格、因壘崇降，盡虛語矣乎？夫無德化可恃，無恩信可結，而曰去兵，則外夷交侵，內寇嘯聚，何以應敵？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，亦有道否也？古稱「四夷來王」，八蠻通道，越裳重譯，日月霜露之所照墮者莫不尊親，斷非虛語。苟於此而歲歲求之，日日講之，必有良法，何至因天下之半而為此無可奈何之策哉！

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，物無定分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。分也者，物各付物，息人奸懶貪得之心，而使事得其理、人得其情者也。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。此修齊治平之要務，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。

驕慣之極，父不能制子，君不能制臣，夫不能制妻，身不能自制。視死如飴，何威之能加？視恩為玩，何惠之能益？不禍不止。故君子情盛不敢廢紀綱，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，所以生之也，所以全之也。

物理人情，自然而已。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，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；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，而天下之人不覺為聖人所斡旋。即其軌物所繩於矯拂，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，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。故雖有倔強錮蔽之人，莫不憬悟而馴服，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。

監司視小民譊然，待寮宰溫然，待屬官侃然，庶幾乎得體矣。

自委質後，此身原不屬我。朝廷名分，為朝廷守之。一毫貶損不得，非抗也；一毫高亢不得，非卑也。朝廷法紀為朝廷執之，一毫徇人不得，非固也；一毫任己不得，非慧也。

未到手時，嫌於出位而不敢學；既到手時，迫於應酬而不及學。一世業官苟且，只於虛套搪塞，竟不嚼真味，竟不見成功。雖位至三公，點檢真足愧汗。學者思之。

今天下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是苟且做，尋不著真正題目。便認了題目，嘗不著真正滋味。欲望三代之治甚難。

凡居官，為前人者，無幹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；為後人者，無矜能露跡為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。此不惟不近人情，政體自不宜爾。若惡政弊規，不防改圖，只是渾厚便好。

將古人心信今人，真是信不過；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，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。

泰極必有受其否者，否極必有受其泰者。故水一壅必決，水一決必涸。世道縱極，必有操切者出，出則不分賢愚，一番人受其蔽。嚴極必有長厚者出，出則不分賢愚，一番人受其福。此非獨人事，氣數固然也。故智者乘時因勢，不以否為憂，而以泰為俱。審勢相時，不決裂於一懲之後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。昔有獵者入山，見驪虞以為虎也，殺之，尋復悔。明日見虎以為驪虞也，捨之，又復悔。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，亦若是夫。

法多則通情愈多，譬之逃者，入千人之群則不可覓，入三人之群則不可藏矣。

兵，陰物也；用兵，陰道也，故貴謀。不好謀不成。我之動定敵人不聞，敵之動定盡在我心，此萬全之計也。

取天下，守天下，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，一個字上做工夫。一種人是那個？曰民。一個字是甚麼？曰安。

禮重而法輕，禮嚴而法恕，此二者常相權也。故禮不得不嚴，不嚴則肆而入於法；法不得不恕，不恕則激而法窮。

夫禮也，嚴於婦人之守貞而疏於男子之縱欲，亦聖人之偏也。今輿隸僕僮皆有婢妾娼女，小童莫不淫狎，以為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，陵嫡失所，逼妾殞身者紛紛。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，此不可不嚴為之禁也。

西門疆尹河西，以賞勸民。道有遺羊，值五百，一人守而待。失者謝之，不受。疆曰：「是義民也。」賞之千。其人喜，他日謂所知曰：「汝遺金，我拾之以還。」所知者從之。以告疆曰：「小人遺金一兩，某拾而還之。」疆曰：「義民也。」賞之二金。其人愈益喜。曰：「我貪，每得利則失名，今也名利兩得，何憚而不為？」

篤恭之所發，事事皆純王，如何天下不平？或曰：才說所發，不動聲色乎？曰：「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，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，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裡。篤恭，君子之無聲無臭也。無聲無臭，天之篤恭也。」

君子小人調停，則勢不兩立，畢竟是君子易退，小人難除。若攻之太慘，處之太激，是謂土障狂瀾，灰埋烈火。不若君子秉成而擇之以使之，任使不效，而次第裁抑之。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曰：「如此則富貴，不如此則貧賤。」彼小人者，不過得富貴耳，其才可以償天下之事，亦可以成天下之功；可激之釀天下之禍，亦可養之興天下之利。大都中人居八九，其大奸凶極頑悍者亦自有數。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，俾中人為小人，小人為大小人，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，則吾黨之罪也。噫！此難與君子道，三代以還，覆轍一一可鑒。此品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。

當多事之秋，用無才之君子，不如用有才之小人。

肩天下之任者全要個氣，御天下之氣者全要個理。

無事時惟有邱民好蹂躪，自吏卒以上，人人得而魚肉之。有事時惟有邱民難收拾，雖天子亦無躲避處，何況衣冠？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。

余居官有六自：「簿均徭先令自審，均地先令自丈，未完令其自限，紙贖令其自催，幹証催詞訟令其自拘，幹証拘小事令其自處。」鄉約亦往往行得去，官逸而事亦理，欠之可省刑罰。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，一與寬仁，其應如響。

自井田廢而竊劫始多矣。飽暖無資，飢寒難耐，等死耳。與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，不若苟活於旦夕未必即犯。彼義士廉夫尚難責以餓死，而況種種貧民半於天下乎？彼膏粱文繡坐於法堂而嚴刑峻法以正竊劫之罪者，不患無人，所謂「哀矜而勿喜」者誰與？余以為，衣食足而為盜者，殺無赦；其迫於飢寒者，皆宜有以處之。不然罪有所由而獨誅盜，亦可愧矣。

余作《原財》一篇，有六生□二耗。六生者何？曰墾荒閑之田，曰通水泉之利，曰教農桑之務，曰招流移之民，曰當時事之宜，曰詳積貯之法。□二耗者何？曰嚴造飲之禁，曰懲淫巧之工，曰重游手之罰，曰絕倡優劇戲，曰限在官之役，曰抑僭奢之俗，曰禁寺廟之建，曰戒坊第游觀之所刻無益之書，曰禁邪教之倡，曰重迎送供張之罪，曰定學校之額、科舉之制，曰誅貪墨之使。語多憤世，其文不傳。

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，然炎徼以南常熱，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，只以中土言之，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，惟是五月半後、八月半前九□日耳。中間亦有夜用給綿時。至七月而暑已處，八月而白露零，九月寒露霜降，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。二三月後猶未脫綿，穀雨以後始得斷霜。四月已夏，猶謂清和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□八，而草木二月萌芽，□月猶有生意，乃生育長養不

專在於喧喚，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。聖人之為政也法天，當寬則用春夏，當嚴則用秋冬，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。何者？嚴不置，惠易窮，威中之惠鼓舞人羣，惠中之惠驕馳眾志。子產相鄰，鑄刑書，誅強宗，伍田疇，褚衣冠。及語子太叔，他日又曰子產眾人之母。孔子之為政可考矣。彼沾沾煦煦，尚姑息以養民之惡，卒至廢馳玩愒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小人縱恣，善良吞泣，則孔子之罪人也。故曰居上以寬為本，未嘗以寬為政。嚴也者，所以成其寬也。故懷寬心不宜任寬政，是以儒主殺臣，慈母殺子。

余息而在溝壑，斗珠不如升糠；裸裎而臥冰雪，敗絮重於繡縠。舉世用人，皆珠縠之貴也。有甚高品，有甚清流？不適緩急之用，即真非所急矣。

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為命，曰農夫、織婦。卻又沒人重他，是自戕其命也。

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代之治，既養無術而用之者又非其人，無怪乎萬事不理也。

三代之後，治天下只求個不敢。不知其不敢者，皆苟文以應上也。真敢在心，暗則足以忠國家，明之足以亡社稷，乃知不敢不足恃也。

古者國不易君，家不易大夫，故其治因民宜俗，立綱陳紀。百姓與己相安，然後從容漸漬，日新月盛，而治功成。故曰「必世後仁」，曰「欠道成化」。譬之天地不悠欠便成物不得。自封建變而為郡縣，官無欠暖之席，民無盡識之官，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，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。方腴熊蹯而奪之薪，方縹茧絲而截其緒。一番人至，一度更張。各有性情，各有識見。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會，聽其教化尚未及信從，而新者卒至，舊政廢閣。何所信從？何所遵守？況加以監司之掣肘，制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，都使之冠；制一衣而不問時之冬夏，必使之服。不審民情便否，先以書督責，即高才疾足之士，俄頃措置之功，亦不過目前小康，一事小補，而上以此為殿最，下以此為歡虞，嗚呼！傷心矣。先正有言，人不里居，田不井授，雖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愚謂建官亦然，政因地而定之，官擇人而守之，政善不得更張，民安不得易法。其多事擾民，任情變法，與惰政慢法者斥遂之，更其人不易其治，則郡縣賢於封建遠矣。

法之立也，體其必至之情，寬以自生之路，而後繩其逾分之私，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。今也小官之俸不足供饗飧，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之，是小官終不可設也。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閉之私，而當事者又計其私，某常例、某從來也。夫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，與夫因有不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？蓋倉官月糧一石而驛丞俸金歲七兩云。

順心之言易入也，有害於治；逆耳之言裨治也，不可於人。可恨也！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於心，故天下治。

使馬者知地險，操舟者觀水勢，馭天下者察民情，此安危之機也。

字內有三權：「天之權曰禍福，人君之權曰刑賞，天下之權曰褒貶。」禍福不爽，曰天道之清平，有不盡然者，奪於氣數。刑賞不忒，曰君道之清平，有不盡然者，限於見聞，蔽於喜怒。褒貶不誣，曰人道之清平，有不盡然者，偏於愛憎，誤於聲響。褒貶者，天之所恃以為禍福者也，故曰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君之所恃以為刑賞者也，故曰：「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。」褒貶不可以不慎也，是天道、君道之所用也。一有作好作惡，是謂天之罪人，君之戮民。

而今當民窮財盡之時，動稱曠稅之害。以為事幹君父，諫之不行，總付無可奈何。吾且就吾輩安民節用以自便者言之。飲食入腹，三分銀用之不盡，而食前方丈，總屬暴殄，要他何用？僕隸二人，無三□里不肉食者，不程飯桌，要他何用？轎扛人夫，吏書馬匹，寬然有餘，而鼓吹旌旗，要他何用？下莞上簟，公座圍裙，盡章物采矣，而滿房鋪氈，要他何用？上司新到，須要參謁，而節壽之日，各州懸幣帛下程，充庭盈門，要他何用？前呼後擁，不減百人，巡捕聽事，不缺官吏，而司道府官交界送接，到處追隨，要他何用？隨巡司道，拜揖之外，張筵互款，期會不遑，而帶道文卷盡取抬隨，帶道書吏盡人跟隨，要他何用？官官如此，在在如此，民間節省，一歲盡多，此豈朝廷令之不得不如此邪？吾輩可以深省矣。

酒之為害不可勝紀也，有天下者不知嚴酒禁，雖談教養，皆苟道耳。此可與留心治道者道。

簿書所以防奸也，簿書愈多而奸愈黠，何也？千冊萬簿，何官經眼？不過為左右開打點之門，廣刁難之計，為下司增紙筆之孽，為百姓添需索之名。舉世昏迷，了不經意，以為當然，一細思之，可為大笑。有識者裁簿書□分之九而上下相安，弊端自清矣。

養士用人，國家存亡第一緊事，而今只當故事。

臣是皋夔稷契，君自然是堯舜，民自然是唐、虞。士君子當自責我是皋夔稷契否？終日悠悠泄泄，只說吾君不堯舜，弗俾厥後惟堯舜，是誰之愧恥？吾輩高爵厚祿，寧不遑汗。

惟有為上底難，今人都容易做。

聽訟者要如天平，未稱物先須是對針，則稱物不爽。聽訟之時心不虛平，色態才有所著，中証便有趨向，況以辭示之意乎？當官先要慎此。

天下之勢，頓可為也，漸不可為也。頓之來也驟，漸之來也遠。頓之著力在終，漸之著力在始。

屋漏尚有□目□手，為人上者，大庭廣眾之中，萬手千目之地，譬之懸日月以示人，分毫掩護不得，如之何弗慎？

事休問大家行不行，舊規有不有，只看義上協不協。勢不在我，而於義無害，且須勉從，若有害於義，即有主之者，吾不敢從也。

有美意，必須有良法乃可行。有良法，又須有良吏乃能成。良吏者，本真實之心，有通變之才，厲明作之政者也。心真則為民懇至，終始如一；才通則因地宜民，不狃於法；明作則禁止令行，察奸釐弊，如是而民必受福。故天下好事，要做必須實做，虛者為之，則文具以擾人；不肖者為之，則濟私以害政。不如不做，無損無益。

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，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，吁！所從來久矣。非霹靂手段，變此錮習不得。

自家官靠著別人做，只是不肯踏定腳跟挺身自拔，此縉紳第一恥事。若鐵錚錚底做將去，任他如何，亦有不顛躓僵僕時。縱教顛躓僵僕，也無可奈何，自是照管不得。

作「焉能為有無」底人，以之居鄉，盡可容得。只是受一命之寄，便是曠一命之官；在一日之職，便是廢一日之業。況碌碌苟苟，久居高華。唐、虞、三代課官是如此否？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，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，國一無所賴，民一無所裨，而俾之貪位竊祿，此人何足責？用人者無辭矣。

近日居官，動說舊規，彼相沿以來，不便於己者悉去之，便於己者悉存之，如此，舊規百世不變。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，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，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，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。噫！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，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？從古以來，民生不遂，事故日多，其由可知己。

古人事業精專，志向果確，一到手便做，故孔子治魯三日而教化大行。今世居官，奔走奉承，簿書期會，不緊要底虛文，先佔了大半工夫，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，急君愛民之志，蹉跎因循，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。即有志者，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。誰始此風？誰甚此風？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？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。

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，迎送欲遠，稱呼欲尊，拜跪欲恭，供具欲麗，酒席欲豐，驕從欲都，伺候欲謹。行部所至，萬人負累，千家愁苦，即使於地方有益，蒼生所損已多。及問其職業，舉是譽文濫套，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，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，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，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。至生民疾苦，若響聲然。豈不駭貴躓遷，然而顯負君恩，陰觸天怒，吾黨恥之。

士君子到一個地位，就理會一個地位底職分，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感忽其心。入門就心安志定，為久遠之計。即使不久於此，而一日在官，一日盡職，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！

水以潤苗，水多則苗腐；膏以助焰，膏重則焰滅。為治一寬，非民之福也。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。天有四時，不能去秋。

古之為上人者，不虐人以示威，而道法自可畏也；不卑人以示尊，而德容自可敬也。脫勢分於堂階而居尊之休未嘗褻，見腹心於詞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疏。嗚呼！可想矣。

為政以問察為第一要，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。今人塞耳閉目只憑獨斷，以寧錯勿問，恐蹈耳軟之病，大可笑。此不求本原耳。吾心果明，則擇眾論以取中，自無偏聽之失。心一愚暗，即詢岳牧芻蕘，尚不能自決，況獨斷乎？所謂獨斷者，先集謀之謂也。謀非集眾不精，斷非一己不決。

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，至於制度文為，不必一一復古。有好古者，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，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，譬之刻木尚人，形貌絕似，無一些精神貫徹，依然是死底。故為政不能因民隨時，以寓潛移默化之機，輒紛紛更變，驚世駭俗，詔先復古，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。意念雖佳，一無可取。

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為榮，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為辱。是故君子不輕施恩，施恩則勸；不輕動罰，動罰則懲。

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。眾皆藉口以希恩，歲遂相沿為故事。故君子惡苟恩。苟恩之人，顧一時，市小惠，徇無厭者之情，而財用之賊也。

要知用刑本意原為弼教，苟寬能教，更是聖德感人，更見妙手作用。若只恃雷霆之威，霜雪之法，民知畏而不知愧，待無可畏時，依舊為惡，何能成化？故畏之不如愧之，忿之不如訓之，遠之不如感之。

法者，一也。法曹者，執此一也。以貧富貴賤二之，則非法矣。或曰：「親貴難與疏賤同法。」曰：「是也，八議已別之矣。」八議之所不別而亦二之，將何說之辭？夫執天子之法而顧忌己之爵祿，以徇高明而虐菴獨，如國法天道何？裂綱壞紀，摧善長惡，國必病焉。

治人治法不可相無，聖人竭耳目力，此治人也。繼之以規矩準繩、六律五音，此治法也。說者猶曰有治人無治法。然則治人無矣，治法可盡廢乎？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，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，而況法乎？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，法無不善；留治法以待治人，法無不行。

君子有君子之長，小人有小人之長。用君子易，用小人難，惟聖人能用小人。用君子在當其才，用小人在制其毒。

只用人得其當，委任而責成之，不患天下不治。二帝三王急親賢，作當務之急第一事。

古之聖王不盡人之情，故下之忠愛嘗有餘。後世不然，平日君臣相與僅足以存體面而無可感之恩，甚或拂其心而壞待遲之志，至其趨大事、犯大難，皆出於分之不得已。以不得已之心供所不欲之役，雖臨時固結，猶死不親，而上之誅求責又復太過，故其空名積勢不足以鎮服人心而庇其身國。嗚呼！民無自然之感而徒迫於不得不然之勢，君無油然而愛而徒劫之不敢不然之威，殆哉！

古之學者，窮居而籌兼善之略。今也同為僚隸，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，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。在我避侵職之嫌，在彼生望蜀之議。是以前未至其地也不敢圖，既至其地也不及習，急遽苟且，了目前之套數而已，安得樹可久之功，張無前之業哉？

百姓寧賤售而與民為市，不貴值而與官為市。故物滿於廬，貨充於肆，官求之則不得，益價而求之亦不得。有一官府欲採繒，知市直，密使吏增直，得之。既行，而商知其官買也，追之，已入公門矣。是商也，明日逃去。人謂商曰：「此公物不虧值。」曰：「吾非為此公。今日得我一繒，他日責我無極。人人未必皆此公，後日未必猶此公也。減直何害？甚者經年不予直；遲直何害？甚者竟不予直；一物無直何害？甚者數取皆無直。吏卒因而附取亦無直。無直何害？甚者無是貨也而責之有，捶楚亂加。為之遍索而不得，為之遠求而難待。誅求者非一官，逼取者非一貨，公差之需索，公門之侵扣，價銀之低假又不暇論心。嗟夫！寧逢盜劫，無逢官除。盜劫猶申冤於官，官除則無所赴訴矣。」予聞之，謂僚友曰：「民不我信，非民之罪也。彼固求貨之出手耳，何擇於官民？又何親於民而何仇於官哉？無輕取，無多取，與民同直而即日面給焉，年年如是，人人如是，又禁府州懸之不如是者，百姓獨非人哉？無彼尤也。」

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，沒了這二字，便塌了天。

人臣有二愆，曰私，曰偽。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，偽則彌縫粉飾而實政墮。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，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。實政墮則視國民不啻越秦，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。此亂亡之漸也，何可不懲。

「與上大夫言，閭閻如也」朱注云：「閭閻，和悅而諍。」只一諍字，分扶持世道。近世見上大夫，少不了和悅，只欠一諍字。

古今觀人，離不了好惡，武叔毀仲尼，伯寮訴子路，臧倉沮孟子，從來聖賢未有不遭謗毀者，故曰：「其不善者惡之，不為不善所惡，不成君子。後世執進退之柄者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，千人之譽不足以敵一人之毀，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來，更不察這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。是以正士傷心，端人喪氣。一人仕途，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，更不敢得罪一人。嗚呼！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鄉愿是師，皆由是非失真、進退失當者驅之也。

圖大於細，不勞力，不費財，不動聲色，暗收百倍之功。用柔為剛，愈涵容；愈愧屈，愈契腹心，化作兩人之美。

銓署楹帖：「直者無庸我力，枉者我無庸力，何敢貪天之功；恩則以奸為賢，怨則以賢為奸，豈能逃鬼之責。」

公署楹帖：「只一個志誠，任從你千欺百罔；有三尺明法，休犯他□惡五刑。」

公署楹帖二：「皇天下鑒此心，敢不光明正直；赤子來游吾腹，願言豈弟慈祥。」

按察司署楹帖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四方陰邪休行；大冬嚴雪之中，一點陽春自在。」

發示驛遞：「痛蒼赤食草飯沙，安忍吸民膏以縱口腹；暗閭閻賣妻鬻子，豈容窮物力而擁車徒。」

發示州懸：「憫其飢，念其寒，誰不可憐子女，肯推毫髮與蒼生，不枉為民父母；受若直，怠若事，誰能放過僕童，況糜膏脂無治狀，也應念及兒孫。」

襄垣懸署楹帖：「百姓有知，願教竹頭生筍；三堂無事，任從門外張羅。」

莫以勤勞怨辛苦，朝廷覓你做奶母。

城門四聯：「東延和門：『青帝布陽春，鬱鬱蔥蔥生氣溢沙隨之外；黃堂流德澤，融融液液太和在梁苑之西。』南文明門：『萬丈文光北射斗牛通魁柄；三星物採東聯箕尾上台躔。』西寶成門：『萬寶告成，耕夫織婦白髮黃童年年歌大有；五徵來備，東舍西鄰南村北疇處處樂同人。』北鍾祥門：『洪濤來萬里恩波，遠抱崇墉浮瑞靄；玄女注千年聖水，潛滋環海護生靈。』」